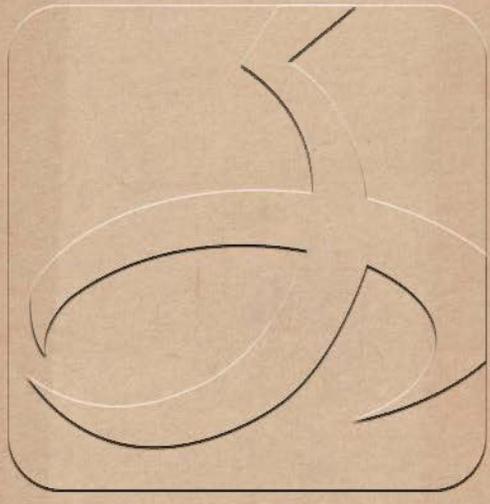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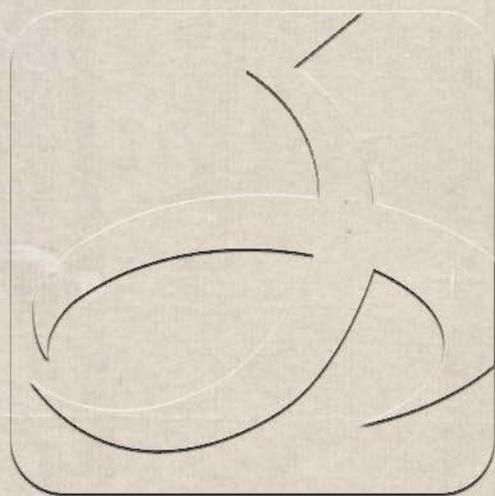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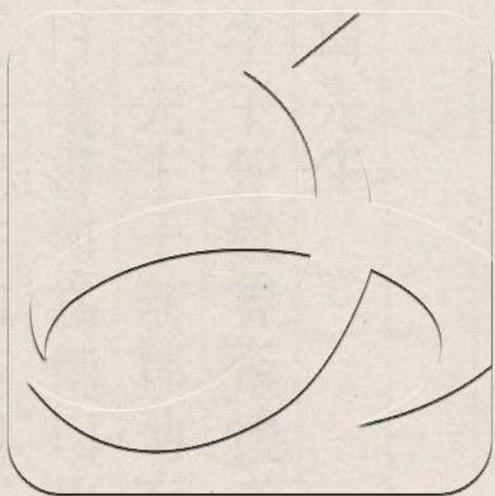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洛學編卷之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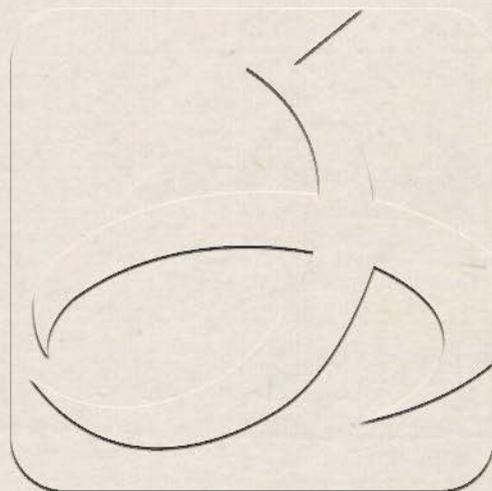
睢州湯斌潛菴輯

正編

元

許魯齋先生

先生名衡字平仲號魯齋懷之河內人也父通避地河南己巳生先生于新鄭幼有異質七歲入學授章句問其師曰讀書何為師曰取科第耳曰如斯而已乎師大奇之每授書即能問其旨義久之師謂其父曰兒穎悟不凡他日必有大過人者吾非其師也稍



長嗜學如饑渴值世亂且貧無書嘗從日者家得尚書疏義避難岨峽得王輔嗣易說夜思晝誦身體而力踐之言動必揆諸義而後發嘗暑中過河陽渴甚道有梨衆爭取啖之先生獨危坐樹下自若或問之曰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人曰世亂無主曰梨無主吾心獨無主乎轉魯畱魏自是出入經傳泛濫老釋下至醫卜諸子百家兵刑貨殖水利算數之類靡不研究既而往來河洛間從姚樞得程朱易傳四書集註或問及小學書益大有得謂從學者曰吾今乃始聞進學序矣悉取向來簡帙焚之使無大小皆自小

學入從事于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爲進德基本篤信力行以其身先之嘗與子書曰小學四書吾敬之如神明能明此他書雖不治可也及樞被徵獨處蘇門遂慨然以明道爲己任嘗語人曰綱常不可一日亡于天下苟在上者無以任之則在下者之任也凡喪祭嫁娶必徵于禮以倡其鄉人從學者寢盛家貧躬耕粟熟則食不熟雜糠覈菜茹食之處之泰然歌誦之聲傳戶外如出金石有餘卽以分族人及諸生之貧者人有所遺一毫不義弗受也居姚樞雪齋庭有果熟爛墮地童子過之亦不睨視而去家人化之如

此甲寅元世祖出王秦中召衡爲京兆提學秦人新
釋兵火欲學無師聞先生來莫不喜於是郡縣皆建
學世祖卽位召至京師時王文統以言利進爲平章
政事先生入侍言治亂休戚必以義爲本文統患之
奏以爲太子太保陽爲尊用實不使數侍上也先生
曰禮師傅於太子位東西鄉師傅坐太子乃坐今能
復此乎不能則師道自我廢也五辭改命爲國子祭
酒未幾謝病歸至元二年復召至京師命議中書省
事先生上疏論立國規模用人立法爲君難教養信
法令五事帝嘉納之四年歸懷五年復召還六年命

與姚樞等定朝議又與劉秉忠定官制歷考古今分
併統屬之序去其權攝增置冗長側置者爲圖上之
帝甚悅時阿合馬專政以子忽辛有僉樞密院先生
執奏曰國家事權兵民財三者而已今其父典民與
財子又典兵不可除中書左丞固辭不許因謝病帝
召其子師可入謝旨且命舉自代者先生奏曰用人
天子之大柄也臣下汎論其賢否則可若授之以位
則當斷自宸衷不可使臣下有市恩之漸也帝久欲
開太學會先生請罷益力乃以爲集賢大學士兼國
子祭酒聞命喜曰此吾事也先生謂蒙古生質朴未

散視聽專一苟置之善士中涵養數年將來必能爲
國家用請徵弟子耶律有尚姚燧王梓劉安中等爲
齋長時所選弟子皆幼穉先生待之如成人愛若子
弟出入進退其嚴若君臣嘗問諸生此章書義若推
之自身今日之事有可用否書中無疑看得有疑有
疑却看得無疑方是有功其教人也因其所明開其
所蔽相其動息以爲張弛課誦稍暇卽習禮或習書
算少者則令習揖讓應對進退或投壺習射負者罰
讀書若干遍每說書不務多惟懇欵周折或未甚領
解則引證設譬必使通曉而後已嘗曰敬敷五教在

寬今學中大體固須嚴密然就中節目必寬蓋人之
品不同有夙成者有可成其大可成其小者難一律
強也且不止因其材又當隨其學所至漸進之夫教
人與用人反用人當用其所長教人當略其所短漸
摩成就故其教誨煦懇至而從學者尊師敬業日改
月化雖至童子亦知三綱五常爲生人之道先生自
詣學不問家事實客皆謝絕曰學中若應接人事業
必妨外人怨謗是已事諸生學業上命也故業專而
教成十年以權臣屢毀漢法乞罷還懷十五年詔王
恂及郭守敬等定新曆恂言曆家知曆數而不知曆

理宜得衡領之命以國子祭酒領太史院事先生以冬至者曆之本而求曆本者在驗氣與太史令郭守敬等製儀象圭表其法視古較密悉去諸曆積年月日法之傳會者一本天道自然之教可以施之永久而無弊十七年曆成名授時曆頒之六月以疾乞還懷皇太子請以其子師可爲懷孟總管以便養且使諭衡曰公毋以道不行爲憂也公身安則道行有時矣惟勉自愛先生既歸絕人事居山中課耕自治誠切不嚴而整閨門之內若朝廷十八年三月病革家人祠先生曰吾一日未死寧不有事于祖考起奠

獻如儀既撤家人餒怡怡如也顧語其子曰我平生爲虛名所累竟不能辭官死後慎勿立碑但書許某之墓四字使子孫識其處足矣遂卒年七十二懷人無貴賤少長皆哭於門四方學士聞訃俱爲位而哭有數千里來祭弔者人服其教金科玉律聽其言雖武夫悍卒無不感悟也有未嘗及門但傳其緒論而折節力行卒爲名世丞相安童一見語同列曰若輩自謂不相上下蓋千百與千萬也王磐氣蓋一世少所許可獨曰先生神明也謚文正從祀孔子廟廷

姚文獻先生

附從子端甫燧

先生名樞字公茂其先永平柳城人遷居洛陽幼力學志期甚高識者稱其有王佐之略元太宗時與楊惟中北覲太宗重之賜錦衣金符以行臺郎中從軍至德安得趙復與語異之挾與俱臥起時復闔門遇難不欲生伺先生寐熟亡去先生覺遽乘月馳馬走積屍間號之至水際復已被髮徒跣號泣欲自沉先生手挽之而歸委曲勸免從與俱北所謂江漢先生也是時洛閩學未行于北方獨金儒張文舉稍以程易教授未廣也至是復以所記憶程朱諸經傳註手錄出之先生與楊惟中首受其學會先生與行臺長

不合棄官攜家蘇門誅茅爲室作家廟祀四世堂龕宣聖像以周程張邵司馬六君子配讀書其間竟日危坐四書傳註及小學鏤版傳之四方以化民成俗自任風日清佳則鳴琴百泉之上遯世樂天若將終身許平仲聞先生得伊洛之傳盡室來蘇門相依以居世祖在潛邸以禮聘至數陳治道數千言世祖奇其才使授太子經二年以爲太子太師不拜改大司農四年拜中書左丞十年拜昭文館大學士十三年拜承旨後二年卒年七十八謚文獻從子燧字端甫生三歲而孤育于伯父公茂年十三見許平仲於蘇

門十八始受學於長安時未嘗爲文視流輩所作惟見其不如古人心弗是也二十四始讀韓退之文試習爲之人謂有作者風稍就正于平仲平仲曰文章固發聞士子之利器然先有能一世之名將何以應人之見役哉非其人而與之與非其人而拒之均罪也非周身斯世之道也至元七年平仲以國子祭酒教貴胄奏召舊弟子十二人端甫自太原驛致館下元貞初爲翰林直學士修世祖實錄拜江西行省參知政事仁宗居藩邸開宮師府端甫年已七十遣正字呂洙如漢徵四皓故事起爲太子賓客未幾除承

旨學士尋拜太子少傅辭謝曰昔臣先伯父樞嘗除是官尙不敢拜臣何敢受授承旨知制誥得告歸再召不赴卒于家年七十六謚曰文端甫先在蘇門讀通鑑綱目嘗病國統散于逐年不能一覽而得其離合之槩至若病江東著國統離合表若干卷年經而圖緯之如史記諸表將附朱子凡例之後其學有得于平仲由窮理致知反躬實踐爲世名儒云

洛學編卷之四

睢州湯斌潛菴輯

正編

明

薛敬軒先生

先生名瑄字德温號敬軒山西河津人先生初生肌膚如水晶五內皆見家人欲不舉祖仲義聞啼聲曰非常兒也卜之吉乃育之自幼讀書史目輒成誦端重不爲兒嬉年十二能詩賦時元儒魏希文范汝舟諸公以御史謫戍父延與講學皆結爲小友不敢以

師自居退謂人曰聖門有人矣既壯讀宋四子書歎曰此道學正脉也遂焚所作詩賦專心性理之學精思力踐言動必質諸書一有不合終夜不寐尋父司教鄆陵故事庠無舉者謫教官成父乃強先生應河南鄉試遂舉永樂庚子河南第一明年辛丑登第學士楊文貞欲延訓諸子先生固辭居父喪服闋會宣廟思振風紀擢雲南道監察御史時相三楊欲識其面令人要之先生辭云職在糾劾不敢見也一日於朝班中識之曰薛君見且不可得況得而屈乎尋監湖廣銀場黜貪墨正風俗手錄性理大全晨夜玩讀

潛思有得卽秉燭疾書深探密指或通宵忘寢正統改元初設提學憲臣郭璉薦授僉事山東先生欣然就之曰此吾事也首明理學以朱子白鹿洞學規開示諸生俾先力行而後文藝諳切誨誘隨其才器成就之諸生感慕皆呼之曰薛夫子時中官王振專政思引一正人以鎮衆議一日問三楊吾鄉誰可大用者皆薦先生因召爲大理寺右少卿諸生泣送數百里爲位而尸之尋轉左三楊以用先生出振意欲先生一見振不往再使語之又不至振先遣餽則又却之一日振問薛卿安在三楊爲遜謝以李賢故及門

令道意先生正色曰原德亦爲是言乎安有受爵公
朝拜恩私門耶振聞憾甚一日振會議東閣諸卿皆
拜先生獨立振知其爲先生也連揖之中實啣焉會
御史臺有冤獄振從子山實主之先生爲辨其冤三
覆三反臺臣王文諂事振又曲庇御史奏先生出入
人罪振又嗾言官劾先生受賄故庇死獄請廷鞫先
生呼文字曰若爲御史長當引避文怒奏強囚不服
問理振曰是固當死竟坐辟繫獄待決人皆危之先
生怡然曰辯冤獲咎死亦何愧手持周易日玩誦不
輟冬月臨刑門人皆奔走哭先生神色自若曰吾道

固然兵部侍郎王偉申救之子滔等三人願代父死
振有老僕是日伏廚下哭振問故對曰聞今日薛夫
子將刑故也振意少解旣而三覆奏得宥戍邊尋放
歸田通政李錫嘆曰真鐵漢也先生家居六年日杜
門學道弟子從者甚衆造詣益邃正統乙巳以言官
程信等薦起爲大理寺丞景泰初乞致仕學士江淵
疏畱之明年陞南京大理寺卿守備中官興安袁誠
時無抗禮者先生至安曰此與王振作對者何可屈
耶午節餽扇先生曰此朝廷禮不敢受蘇松饑民貸
粟富民不得遂火其廬竄海中王文卽訊坐謀叛論

死連數百家先生抗章力辨之獲免者衆文謂人曰
此老崛強猶昔中官金英過南京公卿俱餞於江上
先生獨不往以此重其爲人至京言於衆曰南京好
官惟薛卿耳御史劉孜薦先生粹學飭躬進無所求
退無所累誠君子之儒宜召供館閣親勸講不報壬
申秋召爲大理寺卿復乞致仕不允裕陵復位用楊
善薦以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入內閣李賢迎
賀曰先生道其行乎先生憮然曰某自外臣驟進誠
意未孚殆其難哉一日召入便殿上方燕服先生凝
立不入上遽易法服召乃入語及平日誠意正心之

學剴切動上意左右太息曰此正薛夫子也于謙王
文坐極刑先生曰陛下復辟天也今正月陽生乃天
之道二臣罪閒陛下用刑宜體天乃詔減一等時有
矜迎復功者先生曰許魯齋不陳伐宋謀凡事取必
於智而不循天理之正非聖賢之道也尋令主會試
錄首序以正學復性爲言或請易曰平生所學惟此
事竣轉左侍郎上畱心致治日召見會議遣徵獅於
西番持不可不聽又曹石專用事徐有貞李賢等皆
落職乃嘆曰君子見幾而作寧俟終日遂引疾乞致
仕石亨來視疾曰卽先生不畱當爲請勅卽家塾主

教事且以爲養先生曰昔元世祖賜許魯齋敕令歸設教魯齋懸之屋梁終不以示人若教以爲養何若不辭官耶亨嘆息而去得命卽發在閣五閱月耳舟至直沽遇風雨乏糧日中未舉火吟咏不輟子涪愠見先生宴然曰身困道亨庸何傷居家八年南陽當國每以書候終不答或問之曰昔溫公居洛未嘗答政府書固退居之道也終日儼然隨其所寓圖書箴規常在左右接人無大小貴賤以誠教人有序其言平易簡切不事穿鑿歸于精微晚年玩心高明默契其妙有不言而自悟者常爲詩曰七十六年無一事

此心惟覺性通天爲學專務體驗躬行不務論說嘗曰聖賢千言萬語皆說人身心上事惓惓以復性爲教居敬爲功所著讀書錄河洛集行於世天順甲申六月十五日忽邁疾衣冠危坐而逝年七十有六贈禮部尙書謚文清嘗曰自朱子後性理已明正不必著書程明道許魯齋皆未嘗有所著作而言道統者必歸焉弘治九年科臣楊廉言讀書錄粹然一出于正請刊置太學並賜祠額曰正學隆慶五年辛未從祀孔廟

曹月川先生

先生名端字正夫澠池人天資穎異讀書靜專坐下足兩磚處皆穿永樂戊子舉於鄉事父母最孝及遭喪五味不入口寢苦枕塊始終不易既葬廬墓六年不用浮屠巫覡詣縣上書請毀淫祠年荒勸賑存活甚衆父好善信佛及聞端言聖賢之道卽從之於是作夜行燭一書與誦之其言曰佛氏以空爲性非天命之性人受之中老子以虛爲道非率性之道人由之路其言甚精爲霍州學正十餘年日事著述教人務躬行實踐士子皆服從郡人亦皆薰陶而化方岳重職不敢以屬禮待至其郡必敬謁之凡考校諸庠

生必請端主其去取後調蒲州學正霍庠弟子上章願畱之蒲庠弟子亦上章爭之霍州先上得允後竟終於霍一郡人罷市巷哭童子亦悲泣其德化感人如此所著有四書詳說太極圖通書西銘釋文孝經述解性理文集儒家宗統譜家規輯存疑錄等書宣德九年卒後謚靖修薛文清贊曰質純氣清理明心定篤信好古距邪閑正有德有言以淑後人美哉君子光輝日新陳達曰曹月川學行在吳康齋之右楊方震理學錄乃載康齋而遺月川豈薄其爲校官耶正德中大司馬彭澤稱月川爲本朝理學之冠又舉

從祀孔子廟庭

閻子與先生

附同邑白堯佐良輔喬廷儀縉

先生名禹錫字子與洛陽人負氣自許不肯脂韋世俗亦不事邊輻與物無忤童時穎敏讀書日記萬言長博極羣書性至孝九歲喪父哀毀過人正統甲子年十九領河南鄉薦明年授昌黎訓導丙寅以母喪徒步歸廬于墓終制有強暴見化白蟻出集之應有司以聞詔旌其閭既而聞河汾薛文清公講明濂洛關閩學遂謝舉業從之遊得其大指而歸以考功員外郎紀振薦爲開州訓導遂以其所得爲教四方從

者日衆學舍幾不能容州之民無少長皆化之曰無爲閻先生所刺也稍涉不義卽相誡曰毋令閻先生知之一時洛人至比之司馬端明云天順丁丑李文達王忠肅姚文敏相繼論薦爲國子學正尋陞監丞諸生事干謁者悉不得行不遂者或以賈怨癸未謫徽州府經歷諸生詣闕奏留者至再甲申陞南京國子監助教復轉監丞掌京衛武學事世祿子弟悉知讀書由禮登甲科者相望而中外擁貂蟬握虎符號稱儒將者亦多出其門四典文衡尤號得人久之聲望愈隆超拜御史提督畿內學校勵名節敦士風抑

詞章之習明本原之學取周子太極圖說通書爲士子講明之一時人士皆粗知性理又疏陳場屋數十弊皆賜施行世方仰其有爲無何無疾而逝公卿大臣多惜之壬子如失怙恃宦遊三十年囊無餘貲死之日環堵蕭然門生屬吏賻而殯之著述甚富有自信集晦菴要語二程全集薛文清公讀書錄河汾詩文司馬法吳子註解孫子選注武學詞範行于世時同邑有白先生名良輔字堯佐初請業薛文清公不許良輔乃束修爲贄跣其門至日昃而色愈恭文清以其誠置弟子列居歲餘受其業而歸登景泰辛未

進士拜監察御史按秦晉俱有名歷官太僕卿所著有太極解律呂新書釋義中庸膚見行於世喬先生名縉字廷儀少穎敏師事薛文清成化壬辰舉進士授兵部主事累遷部中出補四川參議時馬湖府知府安鰲殺叙南衛千戶曹明獄久不具御史檄先生鞫治一訊卽服未幾苗蠻叛王師出討敕先生督餉苗蠻平上賜文綺寶鈔以旌之仍晉階二品弘治初致仕卒所著有性理辨惑諸書行世

王凝齋先生

先生名鴻儒字懋學南陽人聰悟天成書過目成誦

有不爲齋

作字端勁有古法里人有爲府史者嘗致先生佐書
府中知府段堅見先生書顧奇史史對曰史里人王
生書也堅卽召見曰子風神清徹豈塵埃中人卽畱
讀書府中續食授衣遣入郡學爲諸生提學副使陳
選異其文曰此高才生文章經世者非直舉業也未
幾鄉薦第一成化丁未成進士筮仕南京戶部出納
倉庾權舟督稅皆有條式聲績遂著弘治九年陞僉
事提學山西十五年進副使提學如故在晉九載教
人以涵養爲本文藝爲末正己率人簡約條束生徒
請益因材開發竟日不倦教之不率至再三益懇惻

得改悟輒喜士以故益信嚮孝宗勵治思賢嘗召見
劉大夏論人材曰藩臬中如王鴻儒他日可大用大
夏曰誠如聖諭正德改元乞致仕賜告四年家拜國
子祭酒不數月憂去七年又家拜南京戶部侍郎十
年召入吏部歷左右侍郎嘗曰惟誠與直能濟國事
趨名者亦趨利於社稷生民無益也時吏部尙書陸
完有才名顧與宸濠通先生亟稱夏忠靖王忠肅二
公賢可師法感動完完意不說十四年三月陞南戶
部尙書是歲六月宸濠反完敗先生出督餉畱都至
九江聞變溯流欲入武昌約守臣起兵討賊又聞康

陵南巡益憤懣疽發背卒謚文莊先生博聞多識學有體要宏裕奧衍交發互溢尤明國家故事凡祖宗設政任人及先輩立朝行己歷歷能言皆有按據至論時務要決成敗可否通窒援證今古如探囊指掌待物開誠和而有禮不問人私人亦不敢以私問也所著有凝齋集若干卷

許函谷先生

先生名誥字廷綸靈寶人襄毅公仲子十歲善屬文弘治乙卯與弟讚同舉於鄉己未成進士授戶科給事奉命清理延綏倉場有苗中官者督三邊貪縱罔

法誥具狀劾之直聲遂著正德初以舊德遺老起襄毅公爲大司馬大臣子弟例不居言路改翰林院檢討逆瑾欲納交先生痛絕之瑾怒矯詔黜襄毅公籍罰邊儲三百石先生謫廣西全州判官歷險冒瘴與魑魅伍終無戚容會奔襄毅公喪服除卽絕意仕宦逃覽潛修授徒講道若將終身久之當路交薦稱其探蹟研微見道淵邃可備顧問時有詔凡守正不阿爲逆瑾所斥者皆錄之起尙寶丞復以病請告里居十餘年嘉靖改元復起南京通政司參議時講學者北稱函谷南稱陽明先生入南都人士咸就席問難

輔臣薦宜充經幄改侍講學士爲經筵講官上緝熙
聖學四事一曰則圖書以明道原二曰主聖經以求
道是三曰辨諸儒以祛道惑四曰屏雜說以防道害
進講剴切古昔興衰治忽之際如指諸掌帝皆虛懷
聽納益加眷注尋擢太常卿掌國子監祭酒事獎風
節抑華競以經世爲士筌尊德爲學軌人士翕然化
之太學生有遐方旅櫬者幾三十人先生購地葬之
復賜給衣食不給者數十人奏罷教職不稱者二人
及劾勲戚習禮不律者一時成均肅然先是文華殿
左室列三教師像帝欲從古易以木主先生以所著

道統書上之帝悅卽撤其舊像立皇帝王師八主南
向周孔二主東西向命輔臣與誥九人瞻拜主前面
諭之曰朕奉先聖先師於此庶起敬慕以遜志於學
卿等其罔朕棄先生術喜怒哀樂章入講帝謂誥欲
以一人之情通天下之情所言良是尋擢吏部右侍
郎時天下入計先生門戶清肅人無敢私謁者乃具
奏以戒諸司帝從之復上疏乞休帝不允擢南戶部
尚書倉場經費多所裁省復上疏乞休帝以畱都國
計非誥不可不允會將入朝疾作卒年六十四先生
天性孝友敦重人倫以身率世不數數於人其學本

諸實行達之世務嘗曰聖賢所傳心法六籍所遺訓
典要在用世緩人耳苟無益於時文將奚爲所著有
通鑑前篇圖書管見道統源流詩考易參春秋易見
中庸本義太極圖論性學篇等書諡莊敏贈太子太
保學者稱爲函谷先生儀封王肅敏論曰函谷論太
極曰氣理兼備不涉於無論性曰理氣渾全本無支
離俱不可專以理言卓乎命世之見矣

孫鍾元先生曰莊敏公立朝風裁難進易退便是
聖門家法至其所學以踐諸實行達之世務爲主
尤爲緊切真是有體有用余嘗論學有共解有獨

解言前人之言行前人之行眾聞而安之耳目不
驚此共解也言前人之所未言行前人之所未行
羣起而攻之翻駁成案此獨解也獨解非深造自
得獨關心竊未易言函谷與陽明並峙南北南陽
明與紫陽異同公形氣性理之論亦不尋宋儒成
說蓋學求自得總期不謬於聖人耳固不顧曲儒
之訾議也

何栢齋先生

附門人周大經道婁子靖樞劉次山

先生名塘字粹夫懷慶衛籍武陟人生而端凝不事
嬉戲人謂爲癡兒七歲時入郡城見家有彌勒佛塑

像抗言請去之十九以聖賢之學自勵聞許文正薛文清一言一行或得其遺書則欣然忘寢食日二先生世未遠而居甚近忘所師法學其謂何弘治辛酉河南鄉試第一明年成進士選翰林庶吉士改編修不納泛交不入要門能勤慎職事士論重之劉瑾竊政一日贈川扇於諸翰林有入而跪見者先生獨長揖瑾怒不以贈受贈者復跪謝先生正色曰何跪而又跪也瑾大怒詰其姓名前對曰編修何瑋瑾大恚出卽乞歸謂崔子鍾曰吾兩人不可易節子鍾曰某安義命久矣瑾誅擢修撰先生真率恬淡勵志躬行

外無僕從內無媵妾所居舍塵穢恒積雖朝衣冠不尙鮮明以進講經筵觸犯忌諱調開州同知修黃陵岡隄岸成晉東昌府同知卽乞歸隱居南村四方從學甚衆旣遭父喪值武宗崩輟講授哀毀骨立嘉靖改元擢山西提學副使不果起再擢提學浙江敦本尙實士氣丕變未幾晉南京太常寺少卿轉正卿與湛甘泉郭杏東修明古太學法學者翕然宗之閣臣薦先生可大用始入京相晤輒面數其十三愆衆爲愕然改工戶禮三部侍郎乞致仕上已許之御史毛鳳詔薦先生敦樸正大堪典邦禮改命在京調理及

再乞休遂陞南京右都御史尋致仕家居與關中呂涇野儀封王浚川靈寶許松臯諸人簡札往來究辨經書性命之旨行已教人切近精實涇野以比之聖門由賜爲文浩瀚暢達陰陽律呂以及醫卜術數亦皆通究所著有儒學管見陰陽律呂管見醫學管見諸書學者稱栢齋先生素有足疾遭母喪袒跣至廢坐立二十二年癸卯九月卒年七十一先生性潔氣剛涵養和粹雖世局變推而獨不受染臨事毅然不可奪難進易退有高世之節門人請梓文錄曰聖賢之道昭在六籍如日星後學愧不能知而行之自宋

以來儒者之論方苦太多此吾之所深懼也儀封張澣東曰聞諸先生有言明興一百年惟河東薛文清爲篤行醅儒然克守文清之典型者粹夫也閩中林對山曰當栢齋時以學名者皆務爲高論以爭相陵駕惟栢齋不言而躬行關中馬谿田曰公家居時東南學者入于達磨之門更相傳習栢齋力距而闢之合三說觀之先生之學可知矣門人周道婁樞劉涇俱懷慶人道字大經嘉靖丙辰進士擢御史巡按宣大時大同逆黨成擒人情洶沸道請戮元惡餘罔治軍民帖然駕南狩選科道四人扈從道與焉途次劾

大將軍等爲璫人所擠樞字子靖嘉靖乙酉領鄉薦會朝紳議禮不相下又議陽明之學且爲洛蜀黨樞著克伐怨欲論四章爲陸祭酒林司業稱賞授廣宗令劉巡撫籍民兵樞謂擾民上鄉兵議劉面從實心啣之適樊御史問安民去貧之畧樞應以所令勿反所好作去甚論刺之樊大恨以事褫職廣宗民肖像祀之涇字次山嘉靖丁未進士由庶吉士改御史歷知鳳翔登州兩郡官至副使嘗刻柏齋集能倡明師說

崔後渠先生

先生名銑字子鍾一字仲鳧河南安陽人父陞四川參政歷官廉慎有古循吏風與僉事曲銳齊名蜀人爲之語曰崔參曲僉屹如雪山先生天資穎敏誦覽絕人弱冠舉鄉試入太學與四方知名士秦偉馬理呂柟寇天敘馬卿張士隆友務明經修行母慕高虛母溺訓誥一以洙泗爲師弘治乙丑舉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纂修敬皇實錄正德初逆瑾竊政卿佐皆往謁先生遇之獨長揖瑾怒他日史官旅見又與何塘長揖如前瑾益怒謂張綵曰翰林後生多輕薄崔銑尤甚綵曰北方賴此人倡古學挫抑之不可實錄

成瑾矯旨以練達政務爲名出翰林諸臣於外調南
京稽勲主事益約同志講論經史部有積儲胥役易
以惡米先生治之尙書曰公謫仙也何爲此對曰何
勤非忠何忠非分五年庚午瑾誅還職時武宗以逸
豫棄萬機而時事大棘輔臣方以文藝奔走士大夫
漸爾成風先生上書茶陵勸以及時悟主救民薦賢
理財強兵毋徒以文藝自好懇懇千餘言時論韙之
九年御史王廷相下獄瀕死亟詣執政曲救出之經
筵進講以納諫爭去讒頑戒逸豫爲勸時權倖錢廖
輩在側大賢之十一年丙子考績陞侍讀明年丁丑

以疾請告梁儲素重先生固酉之值同考會試時宰
託私其子拒不許遂力疏歸作喻問見志構後渠書
屋董耕授徒意泊如也嘉靖改元起修纂武廟實錄
仍充經筵講官二年癸未擢南京國子祭酒開誠心
崇正義明經學正文體獎雋懲惰日衣冠坐講堂諸
生朝夕問難響答不倦且周貧拯急問疾賻喪多士
悅服三年甲申議大禮有欲引先生爲助者恥於黨
附拒之時江南北大饑人相食乃抗疏勸世宗勤聖
學辨忠邪以回天變且言近者張璁等以獻議超遷
蔣冕汪俊呂柟鄒守益等以異議罷斥段續薛蕙等

下獄皇上求備禮於所生至孝也然當詳稽禮經大
順人情今獨任己意亦曷有極自分得罪已報致仕
歸囊無江南一物惟圖書數篋而已諸生送者千餘
人多從渡江涕拜而別歸田讀書洎上遠近從學者
衆教以研經飭行曰道在五倫學在治心功在慎獨
又曰日誦六經不力行則得其字耳心無定靜之力
則行乃迹耳家居十六年杜門著書以闡道翼經爲
志朝臣多引薦者愈自晦約或勸通問當道曰有義
命十八年己亥東宮立慎選宮僚召補少詹兼侍讀
學士一時想望風采比至咨政講學無虛日尋轉南

京禮部右侍郎時都御史王瑋言句容朱家巷爲帝
祖鄉墳址具在宜表揚先生獨持不可曰與王之基
難可臆斷失實爲罔事竟寢明年庚子署戶部清耗
釐弊秋入賀聖節時值風霾之變上疏自劾溫旨慰
畱過家疾作遂乞致仕欲續十翼解春秋注孟子刪
定宋元史病劇未克二十年辛丑卒年六十四贈禮
部尚書謚文敏生平端嚴抗爽無世俗依阿態素履
嶙然出處無玷鄉人擬之程伊川居恒攷正經史折
衷羣言咸有確論文章追琢入古世稱宗工所著松
牕寤言中庸凡大學全文政議十翼讀易餘言郡志

洵詞及刪定二程遺書中說考晦菴文鈔文苑春秋諸書行世學者稱後渠先生先生研極六經尤深於詩於易謂好奇者浚義於象流爲鑿而尚古之法久失不傳夫皇義畫卦文王周公繫辭孔子作翼一也謂易道加詳焉可矣乃曰有義易有文王周公易有孔子易支矣哉作周易餘言於詩謂毛之說關雎也曰憂在進賢不淫其色無傷善之心美哉訓乎周之后妃廣於求助精在得媛未得而求之已得而樂之協衆善以事一人志在相夫忘其躬也樂乃有與畧于色也是關雎之義也後之說關雎異焉曰宮人樂

得淑女以配君子則宮人當於何屬之豈文王未納室先畜嬖御歟今六經之文缺謔有間矣近古者猶得其音塵君子無輕乎變古焉又言詩大序微粹非卜子不能卽小序猶之不可廢也作詩解論二南曰文王之詩謂之雅則文王未王也非王朝天下之故謂之風則文王王業所基非列國可同也故異其稱曰南論幽曰周王業太王基之文王康之武王周公成之周公以人臣而有功於王業故繫之幽不得于君故爲變夫子序詩首二南曰始基之矣終幽曰旣成而昌之矣故反十二國之變慰檜曹之思開小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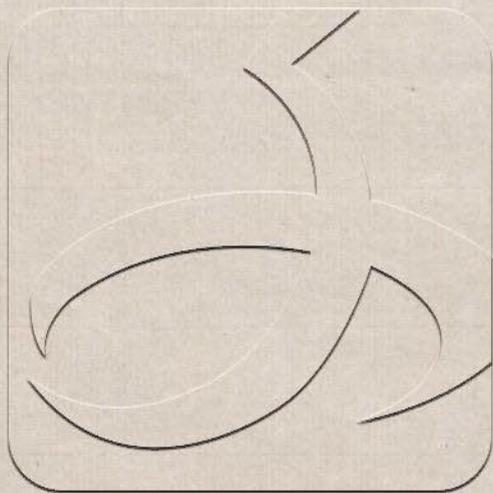
之治非幽其孰能之論衛風曰夫子存綠衣而下四
詩於變風首二南之化也周得后妃而致二南衛失
莊姜而召狄禍故詩首國風本性命而正人倫也禮
始冠婚明基兆而防來變也錄桑中衛之淫昭矣錄
溱洧鄭之淫昭矣必曰諸篇皆淫風也夫子胡然而
累載之乎論魯頌曰聖人以著變也風雅皆有變焉
曰頌美其功何謂變曰周頌用諸廟魯頌用諸燕周
述先魯禱君周王也魯侯也周之詞典魯氣溢而辭
誇非變而何夫魯頌文之極弊也不繼以商則幾滅
質矣故受之以商魯無風何也曰治春秋之例也有

所諱故遜詞以盡臣恭有不能諱焉故不泯實以垂
戒南山猗嗟著之齊桓莊之內政泯矣故三桓始牙
魯馴不競以亡其深解類此論尚書曰孔子刪書爲
百篇今存者伏生二十八篇傳信可也晉人晚出之
書傳疑可也書錄事之大與變者平世小節無與焉
堯典禪也甘誓世也湯武伐也盤庚遷也大誥攝也
顧命防也呂刑衰也文侯之命亂也王熄而伯興故
秦誓終焉書始堯典咨于四岳終于秦誓榮在一入
其聖道之要乎論春秋曰春秋以王律伯將以復書
之政焉故知書與春秋之旨可以裁世變議本末又

曰唐虞禪夏后繼湯武放伐世久而道降物豐而變起然代天理民不以富己其道一也春秋主威奪而侯政佚無能任湯武之事者伯乘其隙假名義以主盟天下幾欲改物伯又衰則舉一世胥盜而已夫子刪書與詩又作春秋標前之盛著後之衰申王之純正伯之詐定是非垂勸戒而說者求奇競博刻核於一字未哉未哉以爲至哉程純公之學也經無故訓所明者意行無枝蔓所存者性仕不以能見諫不以直著讓知而任咎亡己而絜衆讐者贊其忠信頑者說其德義有宋以來斯人而已約哉正公之學也釋

經不泥見奇不問敬者合內外之道也理性卽命至矣一天與人也是故可貴賤可患難矣非君子其孰能之朱文公性旣高明濟之沈毅邃探於渾淪細入于絲毛發道指諸掌闢邪如狀其肺肝然每讀一篇輒心目開朗惑解而志奮也其篤信程朱如此退處相臺作樓儲書取孝經四書易書詩春秋儀禮周禮小戴禮曰此本言也取程易傳程志程文略曰此幹言也取左傳溫公通鑑宋元綱目文章正宗陶詩選詩曰此支言也韻學與焉曰數卷樓其論學曰天生烝民物必有則故學躬修九容行采九德心不强操

而存守不徑趨而約矣曰讀經見諸行事因事驗其
經旨是故卒至不駭可以御變矣邇言不狎可以出
令矣小物克慎可以舉大矣僕婢服義可以使民矣
曰常情聞毀則憂而思思則勉於善矣聞譽則喜喜
則矜矜必放是毀益而譽損也學者不聞規過之直
寧受毀可也無觀善之朋寧遠譽可也曰覺心之放
卽求也知我之病卽藥也矜己之是卽非也妒人之
長卽短也曰克己者猶御敵進而無却養德者猶水
漬物漸而不驟慎思者如澌井汲其泉而愈新辨疑
者如解絲理其緒而自整曰天道恒進故人心好上



71014657

